



世相物语

浅冬,与荷相遇

□潘瑾

浅冬,是深之再深的秋,是初初而来的冬,是冬季里最轻盈的寒,是春夏秋步履匆匆后的慢。浅冬有风吹来丝丝寒意,一早一晚深呼吸便有了氤氲雾气;浅冬有暖阳,抬一抬头便可以沐浴温柔静致阳光;浅冬有落叶枯树,相比起金秋的繁盛,浅冬落叶萧瑟,枯树斑驳如回忆的梗概,抚摸上去便都是怅然若失的意味。浅冬,别无所求,只一阵清风冷意吹散了枝头最后一点旧绿,吹皱了荷塘里的月影婀娜,唯有那一枝默默独立、失了水分的荷花根茎陪伴在月影旁,所谓“寒水映残荷,冷风摇残枝”。纵然是浅冬,也逃不过这样萧瑟的结果。走过荷塘边,总不禁回想起夏日里令人欣喜

的景象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是对夏日荷花绽放最真实的写照;我们也可以对着那不吝盛放的荷花吟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。古人诚不欺我。荷塘碧水一池总是软泥青荷成片,独独荷花幽然洁净,最浓的绿、最纯的白,又或是最柔的粉,总是吻合了对洁净的所有期许。如果说,春有最盎然的成长,夏便有最盛大的绽放,秋便是人间最喜悦的收获,好像只有冬才会上演令人唏嘘的凋零。一年四季,我们一起见证了荷的美,她不吝辞藻不求唾手可得,只是远远地观望她,便如痴如醉如梦如幻。我们把学生时代所有赞美荷的诗句都

拿来应景,在荷塘边一次次驻足留恋,当知了唱着夏歌意识不到冬天的苍白与冷清,当浅冬来临不曾料想过荷有沉睡亦有傲骨,我们便对荷的向往与喜爱愈发浓烈。我们并没有刻意关注过荷人浅冬是怎样凋零的,仿佛是一转身,冬来了,她便谢了,连同荷叶残破倦怠沉入池塘,只有那一根茎突然泛起了固执,执着伫立成了浅冬里的“特别”。世间的轮回不只四季,相遇、盛放、暂别、重逢,或是一枝残荷根茎执拗地陪伴,与其无比期待来年春夏的热闹,不如和浅冬里的这枝荷茎一起,固执一点、傲然一点,迎风度冬,因为冬天来了,春天就不远了。



离开故土的原因

□孙超杰

我所谓的“中秋假期”,对父母来说却是最忙的时候。田垄中一排排金黄的玉米,像是飞机驶过黄昏的天空留下的绵长痕迹。相对父爱仰望的童年,陪父母弯下身面对土地,才是如今对我更重要的事。我笨拙地剥开玉米,一些青蛙从我手边矫健而又炫耀似地跳开,我明白我已没有捕捉它们的能力,甚至没有捕捉的冲动——有关童年的一些往事,确实离开了。但还是有一些事留在记忆。读小学的时候,家里养了五头牛,这些牛不是用于耕地,只是用于我们三个孩子的学费。那年年底卖出去以后,就没有再买,我猜父母辛劳一年,或许并没有挣到钱。那间牛棚荒芜了很久,直到旧房子被拆除,但牛棚中咀嚼和反刍的声响,一直伴随我到现在。为了获取它们的饲料,我被父亲喊去田野搜集各种麦秸。父亲把麦秸扔到车上,我就把它们摆齐、踩平;太阳越来越低,我却越来越高。一些阳光从我的脚上流到地面,把土地都变得脏兮兮的。那个傍晚父亲跟说了很多话,我当然都不记得,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埋怨。我只记得几个字,大概是我好好上学。后来我就好好上学,按照父亲的指示,或者是土地和命运的指示,从大学读到博士,从哈尔滨读到上海。甚至第一次考研没有考上,还要接着考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想想,我对学历或者说做学术,并没有那么高的追求。我知道世上一定还有很多人,做某件事的时候并不清楚它的意义,只是向着前方努力走。农活结束后,我就准备离开了。算一下,我在家乡一共待了五天。临行时赶上下雨,雨丝打在我父母的脸上,我却感觉到幸福和温暖。想起读大学离开时的情形,母亲站在那棵瘦小的槐树边上送我,那棵槐树现在已经不在了,但母亲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送我,这是我感到幸福和温暖的原因,也是我一次次背上书包离开故土的原因。我知道一些事就这样过去了,另一些事被慢慢放下并且只能置于永恒的梦境之中,而我就这样慢慢成长了。未来的路还有很长,很多不确定的事,就像我们一起坐在草地上突然降落的雨。曾经的经历告诉我,人生的意义有很多衡量的标准,我将这样继续走下去。

织布「老把式」

□薛萃萃

一身紫红色运动服,端坐在织布机上,腰系绷带,脚踩踏板,双手不停地忙活,梭子飞来飞去,伴随着机杼声声,一匹匹质感厚实的粗布在奶奶手中诞生了。我的奶奶今年七十多岁了,一米六八的个子,浓眉大眼,落落大方,是一位平凡朴实的关中妇女。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见证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,经历过“低标准”,吃过大食堂,参与过建设水库、修建铁路,从一名响当当的“铁姑娘”变成了现在的老太婆。奶奶说她十六岁就学会了织布,那时候国家实行供给制,家里人口多费衣服,布票总是不够用,只能靠自留地生产的棉花纺线织布补贴家用。奶奶十九岁嫁给爷爷,构建起我们现在的家。父亲出生那年,爷爷患急疾需住院治疗,经济的困难、家庭的重担瞬间都压在了奶奶肩头。因当时县医院医疗水平有限,爷爷术后伤口感染,家里无法继续支撑住院的费用,只能回到村医疗站继续治疗。当时家里十几口人,奶奶既要照顾老人小孩,又要照顾病人,晚上纺线,白天抽空织布,靠着微薄的收入撑起了整个家。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,附近乡镇有了纺纱厂,这样一来,奶奶的织布手艺得到了充分发挥。奶奶一天能织两丈多布,比一般妇女打工挣的钱还多,她用勤劳的双手使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。奶奶在自己致富后,不忘身边的朋友:给同伴们帮忙接孩子、结棉子,还手把手教同伴的女儿织布,大家都称她是织布的“老把式”。奶奶没有上过一天学,不认识一个字,但是通过实践,她可以把各色花线拉成图案,按自己的方式计算好各种颜色的数量,把结棉子、走经线的账算得门儿清。她脑子里的花式花样也特别多,豆腐片、四方块、九点梅、十六点梅、二十五点梅,最多的是三十六点梅以及半扇坡、彩条布、凤凰单扇翅,还有单眉、双眉、三道眉和双道眉……只要你说出需要床单的宽度或管眼数,她就能勾勒出你所需要的图案或花式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奶奶的织布技艺在我们当地已颇有名,被村妇联、镇妇联,一级一级推荐到市妇联,市妇联专门来家里做专访。后来奶奶织的纯棉床单又参加了妇女创业作品展览会,参展视频和专访视频发布到网上后,奶奶的纯棉床单布订单不断。有了订单,奶奶便和她的伙伴们、年轻的徒弟们忙碌起来,不仅为大家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,又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织床单工序很多,有些工序一个人做不来,如织管必须是两个人,孕棉布时还有个讲究:需要两个且三岁以上的人参加,这样用布的人就会幸福多寿。因此每当孕棉布时,我家的人就很多,几个妇女凑到一起,说说笑笑好不热闹,结线子、孕棉子或者倒线子,家里经常有很多人围在一起干活,像一个小作坊。奶奶是织布的行家“老把式”,像跑交、织布斜了、边松了……无论有什么问题、发生什么故障,她都能手到“病”除。奶奶六十岁以后,家里情况有所好转,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,孙子孙女也先后毕业参加工作。按理说奶奶该歇下来享受生活了,但她还是闲不住,每天黎明即起,仍然操机不停。儿孙怕她劳累,经常劝她不要再干了,她总是笑着说:“织布机就当是跑步机,让我锻炼锻炼吧。”就这样,奶奶不畏严寒,不避盛夏,一年四季,始终不离她的织布机。家里老旧的织布机已陪伴奶奶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,它见证了奶奶织布的一生,也见证了奶奶为家庭操劳的一生。

往事如烟

□田家声

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盐居第四位,可见其在生活中之重要了。人不可一日无盐,就连喂养牲畜,也常要在草料中拌入咸盐,才能促其长膘、壮体。记得特殊时期,二爷家饲养的一头牛,因缺盐分而长得瘦骨嶙峋,上套拉犁或碾磨气喘吁吁,抬蹄慢慢腾腾。犁地时,爷爷恨牛走得慢,每次将鞭梢在空中甩个花子,虚晃一下,舍不得往牛身上抽。因为他知道牛跟人一样呢,体内缺盐,无力气拉犁呵!爷爷疼牛。在我脑海储藏的诸多记忆里,有关盐的记忆最为深刻,难以抹去。儿时吃盐,但记忆中那盐多带苦涩味,得来也很不易。它饱含着爷爷辈、父辈的几多血汗和艰辛。先是那种锅巴盐,一疙瘩一块,颜色黑乎乎的,像砖块一样结实,吃时要用碾子碾或用秤砣费力地砸。那盐调在锅里不是很咸,且带一种苦味。据说,那盐巴产于四川自贡。由于交通极不便利,就连那粗糙的锅巴盐也很珍贵,往往一升白米才能换一斤盐巴。那时,靠卖扁担为生的六爷常随“高州扁担客”一行,穿梭于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,去遥远的蜀中担盐巴。六爷和

说说咸盐的事儿

□田家声

他的搭档跋山涉水,风餐露宿,去一趟川地需往返月余,每人担回百八十斤锅巴盐,然而不到几天,就“出磨”完了,但还是满足不了四乡八邻老人的需求。有常年吃不到盐巴的穷苦人家,吃饭时只能把锅或灶墙上一层“白硝”(硝盐),刮下些许调在碗里勉强当盐吃。后来,有了露盐、晒盐、井盐、岩盐,几种盐的颜色不再是乌黑的,而是灰白灰白的,且少了杂质,调在锅里也无苦味,但依然十分稀缺。有一年,村前官道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驮盐的骆驼帮。那驼背上驮着的盐袋子里装的尽是上好的晒盐。人们闻了驼铃叮当声,蜂拥般跑出家门,四沟八岔的山民也闻讯赶来,把卖盐的驼帮围了个水泄不通,你家3斤、他家5斤,一时三刻便把数十袋晒盐抢购一空。那一年家乡人好幸运,家家户户顿顿都有盐吃,大人娃娃皆大欢喜,连牲畜都健壮欢实起来,犁地拉碾也来了力气。再后来,大概因交通的逐渐发达,家乡人可以吃到青海产的大青盐。那指头蛋一般大的或菱状或方形的大青盐,颗粒晶莹透亮,咸味纯正,是盐之上品。记得那时在外教学的父亲逢周末



回家,偶尔从供销社称回三五斤青盐,装在厨房架板上的蓝花小罐内。馋嘴的我每次趁母亲不注意,沿在小凳子上将小手伸进盐罐里偷三两粒,攥在手心里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舔,那味道油香油香的,让人回味无穷。如今,吃咸盐已不再因惑百姓了。每每走在大街上,看着副食商店里垒得像山一样高的盐,心想,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体会不到昔日老百姓缺盐的难处和无奈。

亲人自远方来

□黄振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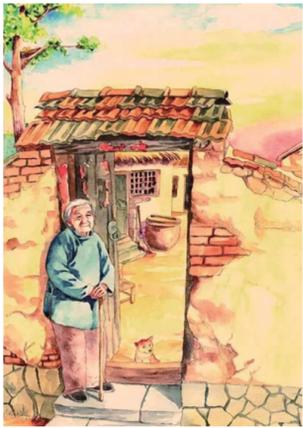


我所居住的这座城,虽不是繁华的大都市,但我对姑婆而言,却始终青春记忆的模样。1952年还是花样年华的姑婆,带着对亲人的不舍,带着一张与亲人的合影,跟随丈夫远赴新疆。本以为山高水长,总有团聚之日,孰料她当初那一转身便与家乡成了永别。起初还有家书带给亲人的消息,后来丈夫的驻地变迁,音讯受阻,思念只能维系于那些发黄的旧照片。她仔

细地把照片放在家中五斗橱的玻璃柜下,告诉孩子们,在遥远的陕西旬阳,有她的家,有疼她的兄长和亲人。姑婆的女儿渐渐长大,带着姑婆的夙愿,开始寻找家乡亲人的联系方式,终于与我取得了联系,我们彼此都激动万分。远方的亲人一行数人,有二表妹、四表叔和四表婶,同行的还有表叔的侄儿。他们来时,太极城正下着初夏的第一场雨。之前虽未曾谋面,却似曾相识,因为他们的面孔和气质中有父辈的影子,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笑意和来自骨子里的刚强,便知道他们都过得很好。想来,在天堂的爷爷奶奶和父亲看到,也会欣慰无比。彼此难得相见,互相隐藏了几十年的话语自然奔涌,又相互翻开尘封多年的老照片。当看到从未见过的姑婆的照片时,二姑和二表妹相拥而泣,在场的亲人们都泪眼模糊。大家在回忆中感受到血液于水,扯不断,永相连。带来的照片中,有我家昔日大家庭的些微细节,包裹着默默流淌的血脉亲情……我感叹,那些照片留存着父母及多位长辈年轻时的容颜,有表叔还有两个哥哥儿时的天真面孔。

人间至味

□余佑学



等,压实封口,大约一个星期后就能吃。炒制撩酸菜也是很有讲究的,将事先准备好的干红辣椒、花椒、葱段、生姜切好,热油激香,然后快速翻炒出锅。这样的下饭菜酸辣爽口,开胃提神,味道好极了,就米饭、吃苞谷糊涂、吃面条,老少皆宜。外婆用酸菜炒洋芋片也是一绝。粉蒸腊肉,是外婆的招牌菜之一。米粉用苞谷粒、大米粒炒糊后碾碎做成,肥瘦相间的肉块覆盖在米粉上,大火蒸20分钟,油脂渗透于米粉,夹杂着浓郁肉香,粉蒸腊肉看着油光閃

岁月留痕

淡淡的友情

□史红霞



我喜欢偶尔朋友相聚的日子,喜欢那种淡淡一点的友情,更喜欢这淡淡的友情带给我的感觉。淡淡一点的友情很真,它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虚情假意,总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。偶尔发给你那句来自远方的轻声问候,温馨而又充满关切,它就如一杯散发着清香的香茗,只要轻轻抿上一口,便能使你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,从此滋润你干涸的心田。一如那坛深藏在地底下的陈年老窖,时间越长,香味越醇厚。追求那种淡淡的友谊,不必常相见,偶尔一句:“你好吗?”淡淡的问候,像发了芽的思念一样蔓延开来,一缕温情溢满你的心头。俗话说:朋友之交淡如水。一个“淡”字就包含了全部的真挚与默契。淡淡一点的依恋很清,一如手中那杯淡淡的白开水,清澈、透明。它虽然没有咖啡的浓香,没有汽水的刺激,没有果汁的香醇,但它最能解除心中的干渴,它是生命之水。淡淡一点的友情很真,不一定常常联络,却一定要放在心上。真诚而不虚伪的友情,才是最真实持久也最让人感动的。淡淡一点的祝福最真,因为它发自内心深处,没有半点虚假。水越流越清,世间沧桑越流越淡;祝福越淡越真,没有修饰的文字越显朴实无华,只有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最能打动人心。好朋友简简单单,好情谊清清爽爽,好缘分长长久久,让我们好好珍惜。我的朋友,谢谢你走进了我的生命里,扮演好朋友的角色,或许你不是最好的,却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。